

自由出版萬歲

博 傳

這一年來，我看報紙時，增加了一個樂趣。這之前，看報紙唯一的樂趣只是在副刊上讀到好的作品一項而已。

這個新增加的樂趣，在若干年前，雖然也想嚐嚐，却也無從嚐到。想到人都想好好養生，使自己長生不死，雖然僅僅悟到前述的那個樂趣，因為它有益於養生，內心也就十分感念的了。

也許，因為我們的社會安定，經濟快速成長，而帶動了文化水準的提升的吧？這實在是令人愉快的事情；因為這所謂新增的樂趣，是從各色各樣的佔了報紙大半頁的大套書的廣告來的呢！

最初，我的興趣只是想在報紙的出版廣告中，物色一兩套套書來裝點我那缺乏文化氣息的客廳；但是，我現在不但對這些大套書一點也沒有購買的欲望，更進而一邊比較這些不懷好意的廣告，並且懷着前面所說的那種興味來預測這些廣告物的將來，而我之所以不買的原因，全部來自於出版社方面。

這是什麼道理呢？因為大套書的廣告，只是照出全書的華麗堂皇的成列的書影，並且只是告訴我們一本書有多厚，全套又有多厚，這套書究竟收錄什麼作品等最重要的內容介紹差不多都沒有，這樣，真正的讀書的人他是不會買的，只見了富麗堂皇的書影而買書的人，多半是買來裝飾的，而，這也有一定的販賣的門路。然而，限於空間，當這些裝飾用的書裝滿了之後，這些人一輩子也就不會再買什麼書了。可是我一向的看法是：不限於書，只要我認為有價值的東西，擺在那兒便是一種裝飾了。

因此，對於那些套書，事實上，我想先知道它的詳細內容，好確定它的價值；於是，我就寄了回郵或打電話去，請出版社寄一份樣張來，可是，我的經驗多半是被答以：廣告才打出來，樣張還在印刷；少數寄來D、M的也多是粗劣的廣告紙，說不上詳細的內容介紹，這樣，我的購買胃口完全被弄反了。

此外，還有更甚的是：推銷員找上門來，因為自信具備了一點有關書的知識，最初，假裝什麼都不知道，等對方說完了話，才不懷好意地考問了對方一些問題，把這些強迫推銷的人嚇跑。

好，閒話少說，言歸正傳。話說去年十二月十一日，報上出現了半頁大的九五文化事業公司的「諾貝爾文學獎全集」的預約廣告，雖然以前沒聽過「九五出版社」，但是企劃了這套書實在令人高興，我就想到要將它列為第一優先的藏書，甚至只想藏這一套書就好，不考慮其他的書。

這一兩年來，在新聞廣告上見到的大套書，多半是中國古典文學的白話文譯本，再不然便是日文本的翻版書，這距我的期望太遠了。

集八十年來的諾貝爾文學獎作家於一堂，把他們的代表作翻譯刊行出來，這實在是一個了不起的企劃，我一方面十分興奮，計劃趕快去預約一套，一方面也衷心祝望着這套書成功出版；誰知，第二天打開報紙一看，興奮是興奮，但是也躊躇起來了，甚至還十分擔心。

原來，另外也有一家叫名家出版社的也刊行「諾貝爾文學獎全集」了，書名完全一樣！站在讀者的立場，看到兩家出版社競爭，心想：出版社方面爲了爭取讀者，一定會本着良心，把書印得又好又便宜吧？這樣想着，便忍不住興奮着。

然而，深一層去考慮，這麼小的臺灣市場，以這麼大套的五、六十卷的文學全集去競爭，出版社撐得住嗎？這便是我的杞憂。

搞不好，兩家出版社都垮了的話，不但全集完蛋了，在文化出版方面的損失才更大哪！想是這樣想，希望只是我的杞憂……爲了這個全集，我這樣祈求着。但是，因爲有這樣的擔心，終究沒有去預約，怕萬一有個什麼三長兩短的……

臺灣的出版界、讀書界實在很窄，很快地，有關「諾貝爾文學獎全集」的風聲立刻就傳到耳朵裏來了。

「知道了名家的出版企劃，九五就搶先推出廣告來了！」

「不！不是那樣！知道了九五的企劃，名家把他們已有的一些翻印書集成一套，利用了九五的廣告效力。」

「遠景也企劃了這套書，看看兩家的廣告戰呈現疲態，才要推出一決勝負！」

果然，一月二十六日，遠景出版社的廣告打出來了！這之間，名家的廣告很快地被九五蓋過了。從此以後，成為遠景和九五的惡鬭。

「諾貝爾爲什麼不笑？」是遠景初期的廣告標題，九五則每天換着不同的廣告內容，給了我極大的興味！有史以來最熾烈的大套書戰爭展開了！

我所擔憂的其實很容易在實際情況中見到，我曾預言：這樣的競爭，兩家都要吃虧，而「九五」的勝敗在四月底或五月初就能分曉。

很不幸地，我的預言不幸言中了。「九五」果然如期在四月底五月初之間垮掉了，我是以印刷和廣告費用開出的票期去推算的，我知道如果預約情況不好，「九五」在四月底或五月初將有跳票的危機。至於名家和遠景也是元氣大傷的吧？但是這兩家有庫存書可以應急。果然，「名家」的「世界文學全集」宣告五折大優待了。而一向折扣最硬的遠景也破例全面七折大優待了。

當事者的這三家出版社的這種競爭，難道看不出什麼樣的事態嗎？難道不能預知其結果嗎？爲了意氣和面子，難道就無法和平解決的嗎？

如要追尋這次「諾貝爾大戰」的起因，殆爲「自由出版」無他。作家們絞盡腦汁創作出來的作品，隨意地可以將之翻印出版，這是臺灣長久以來的社會問題了。

想到這裏，恐怕那些曾經歌頌過「自由出版」的人，現在也許要叫苦不迭地說：

「自由出版不萬歲！」了吧？